



中国当代恐怖小说先驱

一只绣花鞋

张宝瑞/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一只绣花鞋

张宝瑞 /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只绣花鞋/张宝瑞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11(2001.2 重印)

ISBN 7—80094—951—6

I. 一…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6079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 100021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0.25 印张 205 千字 插页 2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一版 2001 年 2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12001—22000 册

定价: 19.00 元

序

汪国真

我的好友、知名作家张宝瑞的手抄本文学作品《一只绣花鞋》终于问世了，这一流传了数十年的手抄本历经风风雨雨，就像一株异草展示在世人面前。

《一只绣花鞋》故事的产生和繁衍，十几种手抄本的辗转流传，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众所周知，“文革”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文坛萧条寂寞，但是中国人不满足在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而且鱼龙混杂。手抄本文学现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因为它诞生于“文革”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在“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故事和手抄本就是《一只绣花鞋》，它由《梅花党系列故事》、《绿色的尸体》、《武汉长江大桥的孕妇》、《火葬场的秘密》等故事组成。实际上，《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就像一个幽灵，在中国民间已游荡了半个多世纪。据一位老人讲，他小时候就听说过这类故事，那个梅花党是一个秘密的民间组织，一座深宅大院，一间神秘莫测的房子，一天深夜，窗台上忽然出现了一只绣花鞋，于是，惊险的迷雾便飘飘而来……

民间传说也是文学创作的来源之一，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平时总是到村口拦住一些路人，从他们肚子里掏故事，某一日《聊斋志异》便呱呱坠地。《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文学著作中的许多故事早已在民间流传了若干年。我的朋友张宝瑞是当时“老三届”中最小的一届毕业生，70年代初期正在北京铁合金厂当炉前工，他的文学天赋很高，而且口才极佳，为了驱赶工作的劳累与单调，工余便给工人们侃《一只绣花鞋》等故事，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当时年仅17岁。那时关于梅花党流传的手抄本有十几种版本，但张宝瑞写的版本是当时比较积极、健康、完整，文学性相对较强的一种版本。这个版本朴实、生动、真实，基本保持了原始的面貌，比较珍贵，在今天正式出版具有一定的意义。

历史是一首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

历史是一艘航船，装载着现代人离奇和美好的回忆，驶向遥远的未来。

积极健康向上的口头文学的手抄本也应载入中国文学史，作家张宝瑞和他的手抄本也不能例外。

2000年秋于北京浪花斋

目 录

序	汪国真 (1)
一、凶手是谁?	(1)
深夜,在白虎滩公园的假山石下躺着一具女尸,小巧的身子裹着凌乱不堪的浅粉色连身裙.....	
二、火葬场的秘密	(10)
太平间里,看尸老头不停地在停尸床上搬动着尸体,寻找他要的东西,突然其中一具尸体站起直逼老头.....	
三、金陵魔窟之谜	(16)
白薇穿着高跟鞋,躲闪不及,“哎哟”大叫一声,昏倒在路旁.....	
四、引蛇出洞	(29)
庄美美的尸体从冷冻间推了出来,使人大吃一惊,她的左眼哪儿去了.....	

五、梅花党在香港 (36)

白蕾正在洗澡，忽听屋内有动静，待她走出浴室后，发现放在床上的衣裙和手枪不见了

六、夏雨将军死了 (46)

龙飞冲进厕所，迅速关上门，然后打开窗户，纵身跳了出去……

七、一只绣花鞋 (54)

只见楼梯口出现一身影，脸色惨白，身穿黑旗袍，赤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精致的绣花鞋……

八、人头皮箱 (64)

“同志，帮我照看一下皮箱，我去一趟厕所。”
睡在二层卧铺上的那个脸上有雀斑的少妇，不知什么时候下来了……

九、抱皮包的空中小姐 (72)

龙飞正要抓那个人，只听那人惨叫一声，从十五层楼窗台上栽了下去

十、圆山魔影 (80)

“先生，您不感到寂寞吗？”女郎说着，将门关上，款款地走过来



- 十一、虎穴献图 (89)
龙飞脱去上衣躺在床上，将药水涂在背上，
奇迹出现了……
- 十二、龙山寺会晤 (98)
那贵妇人正是龙飞十四年前在南京紫金山
PP 梅花党总部遇到的那个丫环翠屏
- 十三、勇救南云 (107)
蔡少雄把汽车隐到丛林里，带龙飞走到飞
机场……
- 十四、12 幅美男子像 (116)
段云鹏见事已至此，一个骑马蹲裆式，随
即飞起一脚朝其中一个便衣人踢去……
- 十五、生活的颤音 (140)
他爬着，爬着，奇迹出现了，前面出现了
一个死尸……
- 十六、公园里的人皮炸药 (164)
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妇人沉重苍老的声音在
楼道里回荡着……
- 十七、绿色的尸体 (199)
他揭开女人脸上的面巾，只见她满脸绿色，
双目圆睁……

十八、漓江谍影 (206)

此时妻子和孩子已经睡熟，可是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十九、金三角的“爱情” (214)

……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刺激，好奇心使他睁大了眼睛

二十、四名劫机犯 (221)

飞机上乘客一片惊慌，矮个子将衣服一掀，露出手榴弹和手枪……

二十一、巴黎留学的靓女 (229)

苏楠透过车窗朝外一瞧，只见街上尽是裸女……

二十二、神秘的旅伴 (240)

他虽然贴了些胡须，但是左脸有一颗明显的黑痣……

二十三、古寺夜半哭声 (248)

睡至深更半夜，他被一阵嚤嚤的哭声惊醒……

二十四、千佛洞白薇遇险 (256)

蜡烛亮了，内洞里一块钟乳石上端坐着一个女人。她身穿淡蓝色僧服，手里握着一支小手枪

二十五、北极熊垂涎亚洲 (264)

车灯晃得她几乎睁不开眼，被车上下来的大汉劫走……

二十六、美国 U-2 型飞机之谜 (272)

“你们现在还信仰列宁吗？”“我也说不清……”

二十七、阴谋与“爱情” (280)

“因为我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就深深地喜欢上你了……”

二十八、梅花魂已散 (286)

灯忽然灭了，屋内一片漆黑，四周死一般的寂静。苏菲将身子紧紧贴在金炽身上

二十九、刺杀行动 (294)

当时坐在随从车上的保安人员希尔听到枪声后，立刻跳到便道上向总统座车冲去

三十、浴室女尸 (300)

龙飞得到一个讯息：专案组副组长叶枫的妻子在洗澡时因虚脱而死亡

三十一、“黑色风暴”计划破产 …………… (307)

门，露出一条缝，一双贼乎乎的小眼睛
闪了一下，像两道微弱的烛光。那光落
在女人手里紧攥着的一只绣花鞋上

一、凶手是谁？

大连的夜，幽静极了。

天上的流星偶尔拖着长长的尾巴，无声无息地从夜空坠落；迷人的月亮，睨着拥抱着城市的大海，温柔，慈祥；夜风像个俏皮的姑娘，摇碎了天上的月光，摇碎了天上的繁星。在灯光和月光的映照下，大海撒出一把把闪光的碎银，亮得刺眼。几只海鸥仿佛并不困倦，追逐着海面的碎银，偶尔掀起的浪花微笑着嘲弄着它们的双翼……

皎洁的月光轻轻泻进市中心一座米黄色的小楼内，二层一隅，大连市公安局侦察处长龙飞正和他的妻子南云熟睡。墙上的日历上清清楚楚地印着：1963年5月17日。

“嘟，嘟，嘟……”写字台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这铃声仿佛警铃，把龙飞催醒，他一跃而起，熟练地抓起电话。

“我是龙飞，出了什么事？！”

“报告龙处长，在老虎滩公园假山前发现一具女尸，

请你马上到现场。”

龙飞放下电话，迅速地穿衣……

老虎滩公园里，死一般的沉寂。这个公园小得可怜，即使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也花不了一个小时就能转它一周。公园里有一个土丘，丘顶有个八角木亭，丘上栽满了怪石、花草和翠竹。丘下有一簇簇丁香和灌木，此时正是翠绿成荫，野香四溢。因为这公园的东面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有一怪石仿佛一只猛虎，跃跃欲试，故称为老虎滩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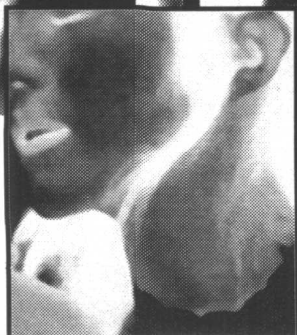
龙飞赶到现场时，一眼就看见了横在假山下的女尸。这是一个漂亮的姑娘，瓜子型的脸，白得透明，一头乌黑透亮的卷发，活像是刚刚出水的嫩藕。小巧的身子裹着凌乱不堪的浅粉色连衣裙，领口绣着花，配条墨绿色的府绸裙带。龙飞明显地看到她的左太阳穴上有一血糊糊的伤口，一缕飘发凝结着瘀血。

龙飞的助手肖克走了过来。

“处长，我们仔细检查了现场，发现有脚印往西出公园西门到大街上去了，我们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根据死者和凶手的脚印分析，他们可能是从此门进来的，然后一直坐在旁边的躺椅上，死者死前一定与凶手有激烈的争执。法医刚才检查了尸身，发现死者被奸污，从现有的现象看，可能是凶手将女子奸污后又用石块打死了她。”

“带血的石块找到了吗？”龙飞冷静地问。

肖克摇摇头。“可能是凶手将击人的石块带走了。”



在公园的假山下肖克发现一具女尸，
死者年轻貌美……

龙飞又仔细地观查了一下现场，然后命令将女尸拉回去，又派人迅速打听死者的身份、住处。

大连市公安局二楼会议室里，老局长梁一民在听取部下的汇报。

肖克正在发言：“从凶手的脚印来看，他穿的是42号天津皮鞋厂制作的皮鞋，可能是个高个子。从躺椅前的脚印和附近的脚印来看，死者与凶手熟识，不然这个女子决不会深更半夜跑到公园里来。可是据法医的检查，发现死者虽然只有20岁左右，但已是一个有着比较长时间性生活的女人，如果她生活作风不严肃，为什么拼命抗拒凶手的奸污行为呢？”

“问得好。”梁一民局长满意地望着这个高身量，大眼睛，深栗色头发的小伙子。然后又把脸转向36岁的龙飞，问道：“小龙，听听你的意见。”

龙飞一直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如今听老局长点他的将，腼腆地笑了笑，说：“我看还不是一般的奸污，哪里有这么顺利的强奸，一定是先把女人砸死，然后奸尸……”

“奸尸?!”几个公安人员异口同声发出疑问。

“对!”龙飞肯定地点点头。“而且从死者身上遗留的污物来看，已经超出了一个男人的容量……”

肖克一听，惊得后退了一步，问道：“处长，你的意思是说凶手是两个以上男人?……”

龙飞没有说话，用手指狠狠掸了掸烟灰。

正是上午9时，会议仍在紧张进行，这时，公安人

员路明和龙飞的妻子、女公安人员南云走了进来。

南云叫道：“死者的下落找到了，凶手也有了一些迹象。”

梁一民给气喘吁吁的南云和路明各倒了一杯茶水，说道：“快给我们说说。”

原来死者叫庄美美，住在广州路 23 号一座小洋楼里，是大连市二中的音乐教师，父母是新加坡的侨商，她自小在新加坡长大，三年前来本市投奔舅舅、原市政协常委李贞，并来此定居。两年前，李贞病死，庄美美便独自生活。据邻居反映，几年来时常有打扮时髦的男人来找庄美美。去年夏天，庄美美在街上被一个年轻海员骑自行车撞伤，海员叫门杰，在东风号轮船工作，长得英俊，为人诚恳。庄美美喜欢上了门杰，二人常常形影不离。此前有一个叫柳文亭的中年单身汉也在追求庄美美；柳文亭是人民医院的外科大夫，庄美美在看病时认识了柳文亭，以后二人打得火热。庄美美认识门杰后便冷落了柳文亭，柳文亭不甘心，天天晚上到庄美美家里来纠缠，弄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有一次门杰打了柳文亭，可是当门杰出海后，柳文亭还上门来纠缠，仿佛中了邪。

龙飞听完南云的叙述，用征询的目光望着梁一民道：“我立即上庄美美家，肖克到柳文亭那里去了解情况。”

梁一民点点头道：“兵贵神速，但也不要打草惊蛇！”

下午，龙飞驱车来到庄美美的住房前，这是一座白俄罗斯式的小洋楼，门前有一株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枝叶茂密，遮掩着楼上的窗口。龙飞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小楼，中厅陈设整齐，颇有些西化，迎头有一幅西斯廷圣母的油画，地上铺着饰有美丽花纹的纯毛地毯，一排栗色转式沙发，西壁有一架钢琴，南墙前有一张透亮的硬木大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一盏维纳斯铜像的台灯，旁边立着一个相框，相片上正是娇美玲珑的庄美美，她抿着樱桃般的小俏嘴，嫣然笑着，真似一个剔透的小玉人，透出一股迷人的风骚。

龙飞来到里间，这是庄美美的寝室，席梦思床，罩着翡翠绒床罩，屋角一个硬木架上摆着一盆塑料腊梅，红梅灰枝，蒙着薄薄一层尘土。

龙飞又来到楼上，有一间较大的房间，看样子以前是庄美美的舅舅李贞的寝室，两排书柜上挤满了文史资料和文学名著，旁边有一间小书房，书房内有一排绿色沙发，一个精致的小书柜上摆着一些书。墙壁上挂着一幅庄美美在夕晖中的海滩上半卧的裸照。

龙飞仔细地看那书柜中的书籍，只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内幕》、《一个德国间谍的自述》、《军统内幕》、《中统内幕》、《克格勃内幕》、《色情间谍》、《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等书籍。

“哦，原来这位小姐还有这种爱好。”龙飞皱起了眉头。

门开了，一阵风卷进来，肖克走了进来。